

北大荒青年作家丛书

红 罍 栗

张抗抗



红 罍 粟

张 抗 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哈尔滨

责任编辑：满 锐

装帧设计：宣 森

红 雪 粟

hóng yīng sù

张 抗 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6 / 16

字数 200,000

1988年 10 月第 1 版

1988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统一书号：10360·45 定价：1.80元



作者近照

作者小传

张抗抗，女，1950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1963年考入杭州一中。1969年到黑龙江一个农场当农工，参加过农田、压瓦、伐木、科研等劳动，在艰苦环境中生活了八年。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分界线》（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集《张抗抗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橄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篇童话《翔儿和他的氢气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获1980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夏》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1979年毕业于黑龙江省戏剧学校，同年6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6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年，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学习。1981年曾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身份访问南斯拉夫。1984年底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1985年夏应邀随团访问了法国和西德。

目 录

七个音符	1
雁	18
晶莹	40
无雪的冬天	57
7号软席包厢	81
葡萄	94
杯	113
信息爆炸	141
红罂粟	166
荒原	197
一千和一	232
水下，空中	239
后记	264

七个音符

—

森林在旋风中摇撼。从冬天的西伯利亚旷野上刮来的猛烈的风，穿过积雪的山谷。蓝色的雪片在飞卷、碰撞，山谷在轰鸣。天空似乎被风的吼声震裂了，只是由于巨木的支撑，才没有塌陷下来……

灯火辉煌的舞台上，庞大的乐队黑色的礼服象一片庄严的森林。松涛的哗响从他们手中银色的弓弦下流淌出来，如夏日密集的雨声，回荡在剧场上空……

他闭着眼睛靠在前排专为他留设的座位上，倾听着这熟悉的乐曲。

乐曲似一片欢乐的浪潮，把他的心淹没在其中；又似一片浩瀚的海洋，将他的整个身子轻轻托起……

他倾听、咀嚼着那每一处细微的发声，思绪随乐曲飘飞，如在以往那艰难的岁月中，在寒烛下谱写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今天他仍能从每一个乐章的变化、从飞扬的旋律和变奏中，看见

自己的欢乐、忧愁、悲哀和希望。渐渐地他只感到那一片声音的存在，而自己在那音浪的沉浮中，犹如进入了一个忘我的境地……

……旋风穿过山谷，森林趋于宁静。只有伐木人的斧斫声梆梆……

锋利的油锯开动起来了，呜呜地吼叫，如驶进山沟的小火车……

“顺山倒……”是伐木人粗犷的歌。

沉稳而忠实的老牛，拉着笨重的原木，杳杳地走向楞场……

集材拖拉机宽大的履带从无人践踏的厚雪上咔咔滚过……

人们都说雪花是无声的，可他听见过雪花落在柞树林的红叶上的沙沙声，落在帐篷顶上小雨点般的淅沥声。那么轻微、温存，象童年时母亲在摇篮边唱的催眠曲，似要把人融化在那一片无边的柔情中。

……鸟儿归窝了，欢欢喜喜地互相报告着一天的劳动。那是不怕寒的鸟，留下来同苍郁的森林作伴，为这孤寂的群山平添了几分生气。它们啁啁低吟、喃喃细语，如同林中一对对隐匿的恋人，在雪地里点燃着生命的热情。

收工回来的姑娘们的嬉笑，化作无声的炊烟，袅袅飞升，同林子上空嫣红的暮霭合为一体。

月光在雪地上跳跃，分不出哪是月光，哪是雪色。乐声是透明的，在银色的琴弦下跳跃。一只白色的野兔从雪地里跑过，带走了一束银的光，留下了一串链子般的脚印……

山坡下的冰滩在咔咔崩裂，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泉从密林中奔泻出来，在细长而柔密的枯草托起的白雪层下，依旧唱着叮叮咚咚的歌，全不顾忌那严寒、冰雪、旋风，径直奔往它愿去的地方……

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那一滴冰珠，那一朵雪花，那一只小鸟，那一棵发出惊天动地巨响的正在倾倒的大树……他找不到自己了，他不知那舞台上演奏的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作品在驱使驾驭着这一支交响乐队……

旋风同飞雪交织、森林同大山起舞、清泉与冰滩缠绕、月光同松涛汇流……时而是一片晴朗明丽的天空，时而又浓云密布；时而激越高昂，时而悲怆低回……在那飞扬的旋律中时时能感觉到一种苦难的压迫；而在那沉重的呻吟中又忽而掠过了执着的呐喊……他不时被这巨大的声浪拥上欢乐的顶峰，又抛回到黑暗的海底，他的心经受这乐曲四十分钟的跌宕起伏，却犹如重新经历了他三十五年的悲欢……

有一刻他突然睁开眼睛，呆呆地望着剧场上空，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由无数道波浪形的五线谱和豆芽儿似的音符组成图案的天花板。他才隐隐约约想起了自己原来是在什么地方。那原是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梦，虽然并未奢望过在艺术女神的庇护下演奏他的“森林”交响曲，却一直向往着能走进这庄严的厅堂来听全院最出色的教授的讲课。小时候他跟父亲来过这里，他觉得自己犹如看见了一座艺术的宫殿——只有音乐学院礼堂的天花板下才镶嵌着五线谱，那神奇的音符象夜空的星星闪着幽深的光……

二

……九岁那年，他进了这音乐学院附小，随后是附中，直到高中毕业。他天天走过音乐学院那扇绿漆的大铁门，他常常呆呆地站在那儿谛听从琴房里飞出来的练习曲。有时大门还未打开，四处一片静寂，阳光正从大街的东侧斜射过来，将铁栏的投影一根根清晰地映在水泥地上，他使用一只脚踩着铁栏的影子来回地跳跃，自己觉得犹如敲响着一排偌大的琴键，书包里铅笔哗哗的响

声是动听的配器，组成了美妙无比的乐曲，在大街上飞旋。他的幼小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又觉得这即兴创作的无声的旋律是受着那礼堂尖顶下的天花板的支配，不知哪一道乐谱将灵感慷慨地传送给了他，总有一天是会把带他带进那巍峨的宫殿里去的。他确信自己每天都在走近它……

然而他终于是没能走进那大门里去。他一连复试了两年，所有的考分都遥遥领先，学院的录取通知单却发给了别人。一个美好的梦破灭了。礼堂天花板下的五线谱拒绝了他。不，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老而又老的故事，他的档案袋里总有什么反复审查不合格的内容，但肯定不是由于音乐理论上的和声学和赋格曲作法，也不是由于音乐史。他最后一次走过那绿色的大门，校门敞开……

如今他真的是回来了么？在麻木不仁的微笑中。他没有敢相信头顶的天花板是真的，也许仍然是一个梦，许多年来他常常重复同一个梦。然而乐队敲击他的心房，似能感觉着疼痛。他是回来了，在那云彩似的五线谱涂写的天空底下演出他的交响乐。他终于是相信了。但无论如何想不起来，这些年中用脚印编成的另一本乐谱，究竟遗失在哪里……

是森林在摇撼，还是暴风雨般的掌声，他难以分辨，但他终于弄明白了周围坐满了头发花白的老教授、热情与才华横溢的青年大学生们……当然没有人认得他的过去。那教授当年或许曾经主考过他的乐理，也或许曾为他不能入学大发雷霆，但他会不会想到十余年后带着他的作品登上这庄严的讲台的，竟然是那个当年曾被拒之门外的小可怜孩儿呢？没有人认得他。人们欢呼、鼓掌，为一个成功的幸运儿……

那暴风雨后随之而来的是突然的静寂。大幕合上了，灯亮起来。他抬手看表，听见了腕上嗒嗒走着的秒针声。从他童年时懂

憬这天花板下的五线谱那天起，耐性的秒表不慌不忙地走了多少个时辰，才编织成这时间的颂歌？

“您好！年轻的作曲家同志！”

她笑容可掬，风度高雅。白皙的脸上浅浅的皱纹里，洋溢着文艺界中年女人聪慧热情而又含而不露的全部美德。

“知道您忙，离开演还有几分钟，怕不会影响您吧？”她彬彬有礼地说。“如果能谈一小会，我也深感荣幸。”

他起身让座，微微发窘。看她的嘴唇在动，却不知她究竟在讲些什么。是对他作品的赞扬，还是批评？这些天来他常常被人们包围，被迫听一些已经听过多遍的话。终于他听懂了，她是一家文艺杂志的编辑，真心诚意地向他约稿。语气之恳切，感人肺腑。

“如果您能赐稿支持，哪怕一首歌曲，我代表广大读者深表谢意。”

他不习惯听这种话。惶惶然不知所以。他避开她鼓励的目光，却觉得那声音仿佛是熟悉的，或许，眼睛也是熟悉的。他又觉得可笑，因为多年前见过的那双眼睛和听过的声音分明已经模糊，只是不知她脸上哪一处似曾相识的标记唤起了他遥远的记忆。

……那好象是在他念音乐学院附中三年级的时候，他跟学校去海边一个盐场劳动。第一次发现自己身上咸的汗水可以变成白花花的盐。他为之感动了，在月光如银的海滩上写下了自己生平第一篇作品：一首在他听来是优美无比的盐的礼赞。回到城里后，他兴致勃勃地将它寄到一家歌曲编辑部去，三个月过去了，杳无音讯。他在等待的苦思中忍不住按那本早已翻烂的杂志上的地址寻去，一幢陌生的大楼前挂了许多块牌子，使他眼花缭乱。一个老头告诉他应去六楼，他一口气冲上去，气喘吁吁，浑身冒汗，伸出拳头去敲门，又怯生生停住了脚步。“你找谁？”一个声音严厉

地问，显然是把他当成一个捣乱的嫌疑犯。“找我的盐……”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他被带进一个大办公室，明晃晃的大玻璃窗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他只看到一张张桌子和堆得山高的稿纸。有人向他指指椅子，他坐下去，只坐了一个角，差点掉下去，椅子发出一声尖利的响声，引起一阵哄笑。“我的稿子……”他窘迫而难为情，手脚似乎是多余的，他觉得自己卑微而渺小。

“给你！”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走到他面前来，把一只未曾打开的信封和一张铅印信还给他。信封上积满了灰尘。他不敢抬头看她，只听见她的声音，象一架受潮的风琴。“我们很忙”。她漠然说。倒更象是在说：“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

他抱着那信封逃出去，偏偏又撞在门边的一只书架上，把书碰落了一地。他在走廊里听见了办公室里的笑声，似乎还是那受潮的风琴声在嚷嚷：“嗨，十五岁，他懂什么叫音乐？浪费我的时间！”

那是一首用简谱写的歌，开头的第一个唱名是“来”。没有发表，却在学校的“十·一”会演中演出了。掌声中获得的欢乐却不能淹没那受潮的风琴声。那铅印信他至今还留着，留着干什么？为了对一个无意中嘲弄过你的人泄愤吗？多么幼稚。他那天连她的面容都没有看清，凭什么说眼前的她就是当年的她呢？即便是，又有什么意义？一个“来”在简谱中有人会念作“2”，在你未成名时受到奚落不是比吹捧更有益？如果当年他没有浪费她的时间，今天她又怎么会来“浪费”他的时间呢？琴键上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都可作成不朽的名曲。

“我要写的。”他慷慨地允诺面前这位责任感颇强的女编辑。“我一定写。”他好象对自己下决心。铃声响了，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他把手伸给她友好地再见。说不定他下次寄给她的歌，仍然用“来”开头。

三

无论是风、雪还是森林、泉水的重奏，都再不能使他遐思神往，奇怪的是那个笑容可掬的女编辑走了，却把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留在了他耳边，变成不是刚才的她。她往门口走去，手里捏着一封积满灰尘的信。他追上去，却被一个谦恭的中年男子拦住了，那也是开演之前发生的。

“有多余票吗？”那人问道，肿眼泡里流露着真切的期待。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一双大眼睛贪婪地盯着剧场门口川流不息的人群，那时已打了第一遍铃。

“有多余票吗？”他又问，显然是孩子的父亲。“就要一张也行，让他进去。”

他被那慈爱的声音感动了。他看见了二十年前的自己，眼巴巴地站在剧场门口的路灯下。望着那广告上巨大的弓弦咬着自己的嘴唇。当然他是孤伶伶的一个人，没有父亲领着他。他十一岁那年父亲从音协下放到一个边疆农场去，第二年便死在那里。他十二岁，已经学会了如何忍住自己的眼泪。他的小手掌里攥着从早点里省下来的八毛钱，刚够买一张丙级票，因为这是从北京来的中央乐团的演出，票价要比地方剧团贵得多。他的母亲也不能带他来，她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天天晚上要批改作业。他一个人在路灯下站着，用细嫩而无力的嗓音胆怯地问着过路人，希望得到一张退票，可是没有人听见他的问话。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挽着她父母的手臂，趾高气扬地从他面前经过，剥着巧克力，把锡纸扔在他面前。他背过脸去不看他们。打了二遍铃，他急得要哭出来。门口的人已寥寥无几，有个中年人匆匆赶来，把一张票粗暴地塞在他手里。“一块钱，快点！”那人说。他摊开手，那角票

已湿了，不会再多——八毛，一共只有八毛。他失望地摇了摇头。

“是你？”那人惊讶而气愤地喊出声来，横眉竖眼，好象看见了什么怪物。“你？哼！”

他也认出他来了，他的鼻子左边有一粒黑痣。父亲死后他到家里来过多次，说服母亲卖掉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那架黑色的旧钢琴。据说父亲留下了债务，为出版一本音乐著作所“投资”的各种费用。母亲一夜夜在灯下流着泪，有一天她差不多是答应了。他领着人来抬那架琴，却发现琴腿被铁皮固定在地板上了，一时难以搬走。他们悻悻走了。一个男孩从屋角钻出来，抱住了母亲的腿。他的手上还滴着鲜血，是铁皮划破的。“不要卖那架琴……”他哭了，伏在她的膝上抽泣，继而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毕竟还是孩子。“不要卖那架琴……”他几乎哭晕过去。他记起小时候母亲讲过的“纽纶堡火炉”的故事，如果有人抬走了这架钢琴，他也会钻进琴肚子里，跟它走遍天涯……后来琴终于是没有卖掉。文革初母亲学校里的大字报就是这个中年人专程送去的，揭露了从一架钢琴上反映出来的这一位从小培养孩子“成名成家”思想的母亲如何与其丈夫持同一资产阶级立场……

“有多余票吗？”那中年人满怀希望地问道。“只要一张……”

他眨眨眼，看清了他鼻子左边的那颗黑痣，他愣住了，分明看见了二十年前那张难以忘却的凶恶的面孔。他打了一个寒噤。

“你还认识我吗？”他想问。“不不，世界上没有这么巧的事，发什么神经？”可就算有，又怎样？同一乐器在不同的音级发出的声音当然是不一样的……

“爸爸——”那孩子突然叫道。声音是被宠惯了的，“我要吃冰淇淋！”

他把一张票塞在他手里，快快走开去。腕上的秒针准确地预示着即将拉开的大幕，他却觉得那滴嗒声是从家里屋角上一架黑色的旧钢琴的键子上流出……

四

“你还认识我吗？”这句话憋在他心中，卡在他的嗓子眼里，似乎固执地想要说出来。礼堂在轰鸣，他却悄悄起身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即使在休息厅里，乐曲进行中的大提琴、钢琴、黑管、长笛的音响，依然清晰可辨。休息厅的另一角上，有一个刚才卖说明书的小伙子在点钱。他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对于那巨大的音响全然无动于衷。他点了好一会儿，硬币在他指缝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竟然也混杂在那一片高尚圣洁的乐曲中，在四周扩散。他朝他走过去。

“你认识我吗？”他轻声问。

小伙子抬起一双迷惘的眼睛，疑惑不解地朝他瞄了一眼，摇摇头，重又低下头去数他的硬币，似乎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事可引起他的兴趣。他偶尔又抬起头来，朝他咧嘴一乐，明明白白地显露着讥讽。没说出口就是最大的礼貌：“谁认得你呢？”

“你叫卫东！我认得你！”他在心里说，欣赏着小伙子胸前发达的肌肉和粗壮的胳膊。十年前火车上相识的旅伴，你可真健忘。

那一年从东北探亲回家，他病在家里，又不敢超假，拖着软软的身子上路。头发花白的母亲放心不下，托人找来一个北去的伙伴，壮实得象只小牛犊，要他一路上照顾自己的儿子。儿子要带走一只提箱，装满了五线谱，重得没法拎。母亲找来一根短棍，穿过箱子的拎环。“两人抬吧。”她好意叮嘱。“嘿，两人抬？象个啥？”他已学了一口东北话。“我宁可帮你拎的！”他

试着提起箱子来。“啥个鬼，这么重！”他咧着嘴，还是把那棍儿扔了。

“我叫卫东！”他自豪地说，拍拍胸脯。

“我叫墨默。”他低声回答。

火车开动后，小伙子便慷慨解囊，将自己携带的美味食物，倾其所有，在车厢里大嚼大啃。车到一站，他必猴儿一般地钻出去，抱回一堆食物来，骂骂咧咧地一扫而空，好象他到火车上来的目的就是专为了吃东西。

“喂，吃吧，吃吧！别客气！吃光算数，横竖是要吃掉的。明天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喂，吃啊，到了农场，还不是全部瓜分，爪儿也捞不到一只！别看咱落泊了，总有爹娘心疼……”

墨默在翻一本《红色娘子军》主旋律，随口哼着，掩着一本发黄的《外国名歌200首》。因是简谱，时而翻着简谱就把歌词唱出来了。

“嗨！”小伙子故意露出一种不屑的神气。“看不出，瘦精精的，有两下子，想当歌唱家吗？可惜过时了。”

他摇摇头。

“带这么多书，到底想干什么？”小伙子终于忍不住了。

“十年以后你会知道。”他微微一笑。笑中带着凄恻的苦味。“真的，起码十年。”

“十年？”他重复，把头晃得锣鼓一般。那眼神儿分明觉得十年远不可及。“十年后谁知你在哪儿？”他嘀咕了一句，再懒得吭声。列车在黑暗的原野上奔驰，车轮发出有节奏的轰鸣，时而风驰电掣，时而又缓缓地驶过一个小站，轻得似乎怕吵醒了熟睡的人们。小伙子已靠在他的肩头睡着了，唾液顺着他的腮淌下来……墨默望着黑暗的旷野上远远的灯火，却看见了那遥远的将

来。“不会总这样的！”他对那熟睡的伙伴喃喃说。昏暗的车厢里没有人听见他的话，只有那飞转的车轮，为他谱写着一首无名的歌子……

“说明书好卖吗？”他淡淡地问。

“还好！”小伙子懒懒地答道。“现在的人，喜欢新鲜的，听说这个作曲的，就是一颗明星。”

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哭笑不得。“要我告诉你我是谁吗？”他差点说出口来。“十年过去了。”

小伙子满意地把钱扔进他的漂亮皮包，对他作了一个鬼脸，扬长而去。他是卖说明书的，明天还要来卖，这是他的工作。正如钢琴与短笛的分工。十年前他没有相信墨默的话，如果相信，今天也许不会坐在这儿卖说明书。当然也未必不会……

他怅然望着小伙子蹦跳着消失在大门口。亦许他是认错了人。可是“米”与“发”之间，确实只差了半度音。也许缪司女神本来可以将它升成一个完整的音级，结果却不知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当然，没有半音就没有完整的自然音阶，也没有如此丰富而雄伟的交响乐。不是连琴弦都要经常校正的吗？

五

风雪平息了，森林归于静寂，被伐倒的大树横卧在山坡上，让早春的太阳晒得暖融融的雪层下，听得见新的生命、绿色的小草滋滋萌芽的节奏。森林在严冬的淫威下尚且傲然挺拔，春的到来如若没有交响诗新的乐章便容不下它的蓬勃的生气和欢喜……

大幕在森林的掌声中徐徐合拢……这是一首森林的赞美诗，生命的赞歌，蕴含着它那么多年的痛苦和欢乐。临近曲终的时候，他只记得以往那些在痛苦和欢乐的岁月又重新同他在一起了，或许这曲子应该刚刚开始才对，他没有感觉到它的结束，他的目光在